

刘士林 洛秦◎主编 江南话语



The
Loneliness
and
Hesitation
not covered
by
the Hills

青峰遮不住的寂寞与徘徊

水光夜夜如新月

花气朝朝似小春

此际闲情谁领略

料应不是市朝人

冯保善◎著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峰遮不住的寂寞与徘徊：明清山人诗人群落的文化
解读 / 冯保善 著. —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
(江南话语)

ISBN 978-7-80692-375-7

I. 青... II. 冯... III.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2875 号

策 划◎洛 秦

装帧设计◎书衣坊·朱赢椿 刘 俊

- 书 名 青峰遮不住的寂寞与徘徊
——明清山人诗人群落的文化解读
- 著 者 冯保善
- 责任编辑 夏 楠
- 出版发行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 地 址 上海市汾阳路 20 号
- 印 刷 南京人民印刷厂
-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16
- 印 张 14.25
-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印 数 1-2500 册
- 书 号 ISBN 978-7-80692-375-7/J.363
- 定 价 35.00 元(含 CD)

主編人語

主編人語

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

想好好地做一点江南的书，这个愿望实在是不算短了。

每登清凉山，临紫霞湖，看梅花山的灿烂云锦，听秦淮的市井喧闹，这种想法就会更加难以抑制……更不要说在扬州瘦西湖看船娘腰肢轻摇起满湖涟漪、在苏州的网师园听艺人朱唇轻吐「月落乌啼霜满天」，以及在杭州的断桥边遥想许多已风流云散的「三生石上旧精魂」了。这是一片特别容易招惹起闲情、逸致甚至是几分荒凉心的土地，随便一处破败不堪的庭院，也许就是旧时钟鸣鼎食的王谢之家，而山头上的一座很不起眼的小小坟茔，也许深埋的就是曾惊天动地的一泓碧血……而在江南生活的所有诗性细节之中，最令人消受不起的当然要算是还乡感了。特别是在明月之夜、风雨之夕的时候，偶尔走进一个陌生的水乡小镇，它一定会勾起那种「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人生沧桑。在这种心情和景物的诱惑下，一个旅人会很容易陷入到一种美丽的幻觉中，搞不清楚此时此刻的他 and 刚才还在红尘中劳苦营生的那个自我，谁的存在更真实一些，谁的音容笑貌更亲切温柔一些……

然而，毕竟是青山遮不住逝水，一如江南佳丽总是难免于“一朝春残红颜老”的命运，像这样的一种诗性江南在滚滚红尘中的花果飘零，也仿佛是在前生就已签下的悲哀契约。而对于那些生逢其时的匆匆过客们，那交集的百感也不是诗人一句“欲说还休”就可以了断的。一方面是“夜深还过女墙来”的旧时明月，另一方面却是“重过阊门万事非”的江边看月之人；一方面是街头桂花叫卖声、桂花酒酿的梆子声声依旧，另一方面却是少年时代的长干、横塘和南浦却早已不可复闻；一方面是黄梅时节的细雨、青草池塘的蛙鼓依然如约而来，另一方面却是采莲、浣纱和晴耕雨读的人们早已“不知何处去”；一方面是在春秋时序中的莼菜、鲈鱼、莼菜和茨菰仍会历历在目，另一方面在夕阳之后却再也没有了夜唱蔡中郎的嗓音嘶哑的说书艺人，还有那良辰美景中的旧时院落，风雨黄昏中的客舟孤侣，浅斟低唱的小红与萧娘，春天郊原上的颜色与深秋庭院中的画烛，以及在江南大地上所有曾鲜活过的一切有声、有形、有色、有味的事物。如果它们的存在不能上升到永恒，那么还有什么东西更值得世人保存呢？对于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万物来说，还是苏东坡的《前赤壁赋》说得好：“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对于一切已经丧失物质躯壳的往昔事物，它们的存在和澄明当然只能依靠语言和声音来维系。用一种现代性的中国话语去建构一个有生命的古典人文江南，就是勉励我们策划“江南话语”并将之付诸实践的最高理念和实践力量。就像东山魁夷在大自然中写生时的情况一样，漫步在美丽的江南大地上，我们也总是会听到一种“快把我表现出来”的悲哀请求。而有时这种柔弱的请求会严厉得如同一道至高无上的命令，这正是我们必须放弃许多其他事务而首先做这样一件事情的根源。

记得黑格尔曾说古希腊是“整个欧洲人的精神家园”，而美丽的江南无疑可以看作中华民族灵魂的乡关。尽管正在人们注目中的这个湿润世界，已经更多地被归入历史的和怀旧的对象，但由于说话人本身是活的、正在呼吸着的生命，因而在他们的叙事中也会有一种在其他话语空间中不易见到的现代人文意义。让江南永远是她自身，让江南在话语之中穿越时光和空间，成为中华民族生活中一个永恒的精神家园，这就是《江南话语》希望达到的目标和坚持不懈的人文理想。

2003年7月7日于南京白云园

内容提示

内容提示

在明代中期社会，以山清水碧的江南为中心，产生了一个新的知识群落——山人诗人群。这一群落，迄于清朝结束，在漫长数百年的历史时期内，都成为一个广为社会关注的复杂特殊的知识群落。他们终身为布衣，能诗善文，虽然自标山人，却不愿如山林樵子伐木丁，老死山中，更不愿意放弃他们在俗世间的恣意享乐与人生快意，而是频频出没，穿梭在都市与山林草野之间，既纵游着天下的山水名胜，享受着青山绿水的赏心怡情，又进出达官显贵的门下，靠打秋风获取钱财的馈赠，隐人迹之山市，食人间之烟火。他们中不乏不学无术之辈，也多有才情洋溢、经纶满腹之人。他们歌唱自然，吐露心中之声；又谄媚权贵，唱言不由衷之音。身为布衣，偏喜结交权势，独立于仕途之外，偏好相与仕途中人；不事治业营生，一样地吃喝玩乐——这便是明清山人诗人，一个在中国文化史上曾经有过的历史存在。本书分别从纵横两个角度，既在总体上讨论了明清山人群落的生成，探讨了山人群落打秋风与其谋生的关系，分析了山人群落与历代隐逸之异同，辨析了山人们形形色

色、各各不同的人格，阐释了山人们诗意的生活追求、对中国文化史的贡献，又以个案的观察，选择其中影响卓著者如孙一元、谢榛、徐渭、王穉登、陈继儒、李渔六人，次第论列，具体而微地展示了山人们人生及心路的历程。期望通过整体与个案相结合的研究，对这么一个由时代造就，又不被时代所重，曾经在文化史上存在，也作出了特殊贡献，却鲜被后世子孙提及的落寞的文化群体，还原出其历史的面目，为他们作出一个更客观的，更忠实于历史事实的客观的评价。

ABSTRACT

In the middle of the Ming Dynasty society, centered in the beautiful southern area of the Yangtze River turned up a new cultural community -- the Mountain-Poet Group. It was a special and complicated cultural community which drew a lot of attention in the centuries-long historical period till Qing Dynasty. They were lifelong commoners, but they were good at writing poems. They called themselves mountaineers, but not as lumberjacks staying in the mountain until they died. They even more unwilling to give up their wanton pleasure and happiness in life, but frequently shuttled between the city and mountains, traveling to the world's Scenic Spots and enjoying the mountains' beauty and greatness, accessing to the distinguished artists, to sponge them for a living. They isolated themselves in mountains and cities. Some of them were ignorant and incompetent, and some others were indeed talented and learned. They sang praise to nature, articulated the voice of their hearts; meanwhile they flattered the influential officials with insincere words. As a commoner, they liked making friends with powerful officials; they didn't work for a living, but enjoying eating, drinking and playing as well-- this is the mountain-poet communit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 group had ever existed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is book discusses the formation of this communit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rom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angle, analyses the reasons for their sponging the powers of making a living as well a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with the previous hermits, and their different personalities. The book also interprets the community's pursuit of poetic life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culture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on individual cases, such as Sun Yiyuan, Xiezheng, Xuwei, Wang Zhideng, Chen Jiru, Liyu and so on. Those representatives were very much influential. The book demonstrated the course of their life and their Mind. Since this group of people have long been neglected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ir special contribution are rarely known to the succeeding generations, the author of this book tries to make a restoration of its historical features, and make a more objective, more historical evaluation on them.

目录

主编人语

内容提示

小引

上篇

徘徊在城市山林之间

山人不在山中住

岂亦心隐乎

总为稻粱谋

难以一节名

诗意地栖居

下篇

生命是一道河流

丘也东西南北人

百年一流寓

茅屋老畸人

在清浊之间

闲人不是等闲人

阿谁不知湖上翁

尾声

附录
后记

共同走进一个特殊的群体

二〇五
二一五

小引

小引

山清水碧的江南，与山人们有着一种难解之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江南成了山人集中涌现的地域，山人或生于斯，或流寓于斯，或频频出没、游历于斯。江南，也因此成为山人群落的集散地、大本营。

Green hills and clear waters—picturesque scenery of Jiangnan, has difficult connection with the recluses, also has the very complicated relations. Jiangnan has become the region where the recluses concentrate to emerge. The recluses were born here, or emigrate here, or repeatedly appears and disappears, travels for pleasure here. As a result, Jiangnan has become the collecting and distributing centre, the supreme headquarters where the mountain crowds fall.

「根据古生物学有关物种起源的研究，任何物种的灭绝或变异，实际上都根源于自然界固有食物链的突然中断，正是在寻觅新的食物资源的过程中，原始物种才走上了不同步的进化之路。」（刘士林《千年挥麈·饥饿的大熊猫》，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版）

由这段文字，我常常想起元曲家关汉卿们以及明清的山人群体来。元曲的繁荣与元代的停科举究竟有多大的关系，不是我们这里所要探讨的问题，但有一点我们要讲，停科举断绝了士人传统的仕进之路，也因为这习惯成自然的“食物链”的突然中断，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才走向了民间，走进了艺人的圈里，不仅在书会中为艺人编写剧本，甚至“躬践排场，面傅粉墨，偶倡优而不辞”，于是有了元代的一批剧家。

而明代中期，山人群落的诞生，也与科举之路上独木桥难以通过，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明代中期苏州文征明在他的《三学上陆冢宰书》（见《甫田集》卷二十五）中说：

开国百有五十年，承平日久，人材日多，生徒日盛，学校廩增正额之外，所谓附学者不啻数倍。此皆选自自司，非通经能文者不与。虽有一二幸进，然亦鲜矣。略以吾苏一郡八州县言之，大约千有五百人。合三年所贡不及二十，乡试所举不及三十。以千五百人之众，历三年之久，合科贡两途，而所拔才五十人。夫以往时人材鲜少，隘额举之而有馀，顾宽其额。祖宗之意诚不欲以此塞进贤之路也。及今人材众多，宽额举之而不足，而又隘焉，几何而不至于沉滞也。故有食廩三十年不得充贡，增附二十年不得升补者。其人岂皆庸劣弩下，不堪教养者哉？顾使白首青衫，羈穷潦倒，退无营业，进靡阶梯，老死牖下，志业两负，岂不诚可痛念哉？比闻侍从交章论列，而当道竟格不行。岂非以不材者或得缘此幸进，而重于变例乎？殊不知此例自是祖宗旧制，而拔十得五亦古人有所不废。岂可以一人之故，并余人而弃之？

这是正德年间文征明写给新任吏部尚书陆完的书信。信中讲的是当时苏州地区生员出路的问题，1500名生员，三年中能够出贡、中举者只有寥寥五十人，秀才们的出路真的成了不小的问题。出路意味着生路，而生路出现了堵塞，“不通则痛”，在痛苦中，必然要有变数产生。而明代中期山人群落的出现，生路问题，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考察明清山人之籍贯、流寓、行迹，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山清水碧的江南，与山人们有着一种难解之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江南成了山人集中涌现的地域，山人或生于斯，或流寓于斯，或频频出没、游历于斯。江南，也因此成为山人群落的集散地、大本营。对此，前人已多有揭橥，如明人邹迪光的《与陈小翮》中说：“今之为山人者林林矣，然皆三吴两越，而他方殊少，粤东西绝无一二。”（《石语斋集》卷二十三）李维桢《俞羨长集序》中说：“大江以南，山人诗人如云。”（《大泌山房集》卷十二）又其《戴瞻侯题辞》中说：“孟少孤曰：亿兆之人，无官者十居其九，岂皆高士哉？今之所

谓高士者，皆名山人，而山人多以诗自高，要以冀缙绅唇齿为糊口计，诗亦不合作，此其风莫盛于江右，而吾楚顷多有之。”（《翠娱阁评选十六家小品·李本宁集》）这里不仅指出山人多出自江南，且山人多以诗游走权贵门下，借以糊口之事实。具体而言，更举其知名者，如孙一元，原本秦人，流寓湖州，终老于此；徐渭，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王穉登，先世江阴（今属江苏）人，移居吴门（今苏州）；陈继儒，华亭（今上海松江）人；程嘉燧，休宁（今属安徽）人，流寓嘉定（今属上海）；李渔，祖籍浙江兰溪，生于江苏如皋，一生主要居住在南京与杭州；邓汉仪，江苏吴县人。江南，竟似乎成了培育山人诗人的一方沃土。

明清山人群落和江南的这种深厚因缘，与江南人文荟萃，读书人太多，科举名额有限，要解决生路问题直接有关，同时，与江南经济发达，商业繁荣，士人受商品经济大潮的洗礼，观念的蜕变，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我们先看一下明代中期以后的“弃巾”——放弃生员资格的风气。著名的如陈继儒上《告衣巾呈》，他的辞去秀才身份，是要“读书谈道，愿附古人”，“偕我良朋，言迈初服”。应天府学生员汤让，是不堪府尹杖责的屈辱，“从今袖却经纶手，且向江头理钓丝”（周晖《金陵琐事》卷二）；上海县学生员陈乙先，是不满于天下扰攘之际，“上犹以八股取士，士犹以此应”（《南吴旧话录》卷下）。其他如盛季常，“精博士业，补邑弟子员者垂二十年，而数奇不售，作而叹曰：‘吾岂其以白首伊吾，博一朱紫耶？’乃去而侧注，置而所服之青衿，而布衣芒屨，狎樵人渔父以嬉游”（邹迪光《盛季常诗集序》，《郁仪楼集》卷三十三）；陈遁，“少为诸生，忽忽不得志，一日，尽发篋衍中应举文字及所著衣巾，爇之而舞其灰，逃入越王山中，以钓弋自娱者二年，出为村夫子，教授三年，复弃去”（钱谦益《陈鸿节诗集序》，《初学集》卷三十二）；闲适散人李某，数次乡试不中，“乃弃置衣冠，为布袍，日笑歌饮酒，不事事”（王宗沐《闲适散人传》，《敬所王先生文集》卷十七）；嵇汝沾，十七岁补博士弟子员，四十馀，“竟谢儒生服，日与宗党中酒人酣笑不辍，盖自负其达生云”（谢兆申《嵇文学望江先生传》，《谢耳伯先生初集》）；陈松，“已忽遇异人，挈之山中，若数十日始还。还即弃去举子业不治，佯狂自放，家亦益落”（马之俊《陈松传》，《妙远堂集·文·致集》）；王寅，“弃诸生籍，周游吴、楚、闽、粤名山”（汪道昆《王仲房传》，《太函集》卷二十八）；张广启，“年四十，遂弃诸生，辟一圃，曰‘省园’，以种树艺花自乐”（孙静庵《明遗民录》卷三十）。统观儒生弃巾事迹，虽然原因多与举业遭挫有关，但能够不再执著于举业，舍弃读书——中举——做官这一因袭了数百年之久的传统，别有追求，应该说，与当时



水乡同里

观念的渐趋开放,价值出现多元,不无关系。

千百年以来小农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俭朴世风开始产生变化,所谓“明初风尚诚朴,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饰器皿不敢奢侈……万历以后迄于天、崇,民贫世富,其奢侈乃日甚一日焉”(《吴江县志》卷三十八);“正、嘉以前,南部风尚最为醇厚”(《客座赘语》卷一),其后,则“风俗自淳而趋于薄也,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云间据目抄》卷二)。享乐之风益盛,所谓“家才担石,已贸绮罗,积未锱铢,先营珠翠”(《客座赘语》卷二);纵然“贫者,亦槌牛击鲜,合飧郡祀,与富者斗豪华,至倒囊不计”(《郢城县志》卷七)。影响及于士人,现实享乐、娱世适世,也渐成流行的思想。如袁宏道《龚惟长先生》(《袁宏道集笺校》卷五)中称道的五种快活:

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薰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筐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

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矣。

再看张岱的快活享受：

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琅嬛文集·自为墓志铭》）

在这种风气之下，士人的不再固执于皓首穷经，不再执著于科举功名，放弃衣冠，或为山人，寻求现世的享乐，也就不难理解了。山人中，如王穉登，其自撰墓志铭《广长庵主生圻志》谓：“平生好奇画，喜谈剑术……少尤好肉，娈童季女不去左右；山人黄白仲，“惯游秣陵，以诗自负，猷大第以居。鲜衣盛服，乘大轿，往来显者之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三十二）；雪窦山人魏耕，“于酒色有沉癖，一日之间，非酒不甘，非妓不寝，礼法之士深恶之”（全祖望《雪窦山人坟版文》，《鮚埼亭集》卷八），正说明了这一问题。

受老庄及佛、道教思想的影响，倡自然之学，是明代中期以后，山人群落崛起的另一个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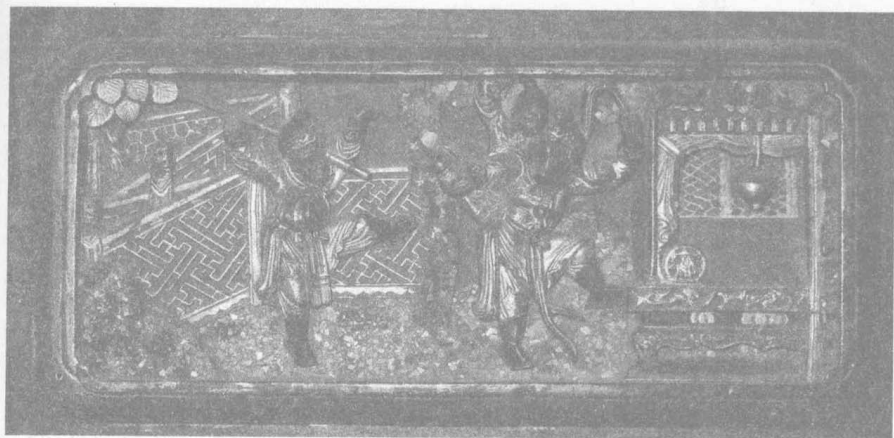
好道而喜自然，在山人中非常普遍。如丁戊山人傅汝周，“才智文采足以得意于仕进，独舍去不好”（王慎中《遵岩集·丁戊山人诗集序》），“中岁好神仙方外学”（何乔远《名山藏·高道记》）。郑善夫就说他“其道江湖林壑，神仙隐逸，直臻其要妙，盖风尘表人也”（《前丘生行己外篇序》）。山人王宠，在《赠曲岩山人蔡师古》诗中说：“当时山人辈，金策相支撑。”而自谓：“笑我晚学道，碧山许藏名。”又其《奉同东桥顾丈夜宴赏菊之作》中说：“中岁无所成，飘摇慕长生。未谙炼玉法，采菊餐其英。”（《石仓历代诗选》卷五〇四）

关于山人对自然山水的特殊爱好，例子很多，如太白山人孙一元，西入华山，南入衡山，东登泰山，南到吴会，晚年卜筑吴兴之南坦；昆仑山人张诗，北渡滹沱河，攀太行山，广览黄河素汾，遍游雒川、伊阙，南游金陵，上金山、焦山，历吴会，探禹穴，所居一亩之宫，择隙地种竹，风雪飘萧，欣然相对，兴至则跨一蹇驴，信其所往，必穷极佳山水而后返；吴山人扩，喜谈其游武夷、匡庐、台宕诸胜地之事，并诵其所作纪游诗篇，尝入都门，游边塞，历太行群山，初夏抵辽阳，始见桃花，以为奇事，暮年远涉，带干粮，蹶岭峤，风沙中日行百里，如壮夫，嘉靖中避倭乱，居金陵，爱秦淮风物，造长吟阁居之；郭山人第，隐于焦山，有遍游五岳之愿，自号五游；岳山人岱，于阳山辟草堂，花木翳然，修竹万挺，结隐其中，中年出游恒、岱诸岳，泛大江，览金陵名胜，渡涛江，访丰南禺于四明，历览天姥、天台、雁宕、武夷、匡庐而返，遂不复出；大石山人顾元庆，

“隐居草莽，无局促之忧；好历名山，尽逍遥之乐，词贵省洁，意尚真古”；十岳山人王寅，北游大梁，南历海隅，北走沙漠，周游吴、楚、闽、越名山；鹅池山人宋登春，年三十，弃家远游，留博陵二年，往游京师，再游齐、鲁，还居长白山废寺，再去而浮淮河、渡长江、涉吴会，又走徐、青，出居庸关，循太行山而西，穷关、陕、泽、潞诸边塞，再由栈道入西川，游峨眉，溯巫、巴，下荆、鄂，绕云梦而北走大梁，再自宛涉襄，过京山，不胜枚举。孙一元《吴兴北亭与邦直别》（《太白山人漫稿》卷二）中云：“群情贵苟合，难以保厥真。”而在自然山水中放任其真性，寻找其失落的本真，或许正是他们性好自然的根本原因。

山人群落兴起的原因，也决定了该特殊群体的某些本质特征。因为山人们曾经习儒的知识背景，“诗人政治家”的内容，并不因为他们号称山人，就与之彻底剥离净尽。而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依附于人的群体特质，也使他们与社会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黄协坝《锄经书舍零墨》卷三谓：“明季最重山人，草野布衣，一技一书，便可与王公抗衡。”黄宗羲《思旧录·陈继儒》载：“陈继儒，字仲醇，华亭人，以诸生有盛名，上自缙绅大夫，下至工贾倡优，经其品题，便声价重于一时……岁戊辰，余入京颂冤，遇之于西湖。画船三只，一顿襦被，一见宾客，一载门生故友，见之者云集。陶不退挺谓先生曰：‘先生来此近十日，山光水影，当领略遍矣。’先生笑曰：‘迎送不休，数日来只看得一条跳板。’……己巳秋，余至云间。先生城外有两精舍，一顽仙庐，一来仪堂，相距里许。余见之来仪堂。侵晨，来见先生者，河下泊船数里。”所谓的重山人，所重者是他们游走达官显贵之门，与王公贵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吴扩为严嵩门客，谢榛得秦、晋诸王宠爱，沈明臣、徐渭做浙直总督胡宗宪的书记，沈明臣为阁臣徐阶门客，王穉登为阁臣袁炜门客，王叔承为阁臣李春芳门客，陆应阳为阁臣申时行门客等。

山人们不仅为主人写诗作文，起草文书、青词等，如徐渭，有记载说，在平倭战争中，还曾经数出奇计。而山人乐新炉，传说权宦冯保的被逐，就与他有很大关系。在山人的创作中，也不乏干预社会的作品，如孙一元，他的《边人曲》，用乐府古题创作新曲，写的是戍守边关的将士生活环境的险恶、思乡怀亲的痛苦；《东门行》反映社会动荡、战乱正起、盗贼横行，以及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村落成为丘墟的惨状；《闻开化兵乱问讯吾廷介父子》还写到了浙江开化发生兵乱的情况等。陈继儒则利用他与达官权贵的交往，为民请命，见之于其尺牍中，有多篇专谈江南大水，恳请当道救荒，如《上荆石王相公》、《上徐中丞乞救荒》、《与尤郡丞》、《答韩使君》、《与韩鹏南使君》、《上聂使君》、《复陶太守救荒》、《与友》



江南花板—天台贴金花板—西游记

等。文中陈继儒向当道官员陈述灾情，真实反映着百姓的疾苦，无保留地进呈自己关于救灾的见解，让我们俨然看到了一位古道热肠，颇有几分侠义情怀的陈眉公形象。

而山人之末流，则不乏谢肇淛所说的“惟近世一种山人，目不识丁，而剽窃时誉，傲岸于王公贵人之门，使酒骂座，贪财好色，武断健讼，反噬负恩，使人望而畏之若山魃木客，不敢向尔，足以杀其身而也。”（《五杂俎》卷十三），以致成为社会公害。《万历野获编·恩诏逐山人》：“恩诏内又一款：尽逐在京山人，尤为快事。年来此辈作奸，妖讹百出，如《逐客鸣冤录》，仅其小者耳。昔年吴中有《山人歌》描写最巧，今阅之未能得其十一。”

寄食于人的山人们，注定了他们要保持其完整独立的人格，十分艰难。正文中我们讲到桀骜如徐渭，在处理与胡宗宪的关系上，也不能不委曲求全，此可见一斑。山人领袖陈继儒在其《与冯文所》信中说过这样一番话：“居恒自笑某之忝于公卿大夫，譬之秋山红叶，一点图画，而好士如门下者，复拾之以装山冠田衣，亦可笑也。”（《陈眉公集》卷十二）其对自身地位的比喻，是十分恰切的。

刘士林先生将中国文化分为“江南审美—诗性”与“北方政治—伦理”二元对立的两种。（见刘士林《西洲在何处——江南文化的诗性叙事》之《江南轴心期：诗性江南的审美精神》，东方出版社 2005 年 3 月版）所谓的诗性江南审美精神，则如宗白华先生论《世说新语》中谈到的，包含了生活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山水美的发现及艺术心灵，意趣超越、深入玄境、尊重个性、生机活泼、一往情深的高妙艺术境界，最解放最自由的精神世界，竹林之游兰亭楔集的高级社交文化，人物品藻的美学等。山人群落的意义，表现在他们追求自然，游离仕途，在一定程度上避开政治，追求现世的享乐，喜好山

水自然之美,在诗、书、画中讨生活,这种“诗意”人生的追寻,和诗性审美的江南文化精神,不经意间多有吻合,事实上,它们也正构成了江南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诗歌、书法、绘画,饮酒、品茗、美食,养生、读书、顾曲,以及谈娱乐、讲园林、小品文字,琳琅满目、丰富多彩的理论建树,成为山人群落对于江南诗性文化的重要贡献。明人谢肇淛在其《五杂俎》卷七“人部三”中说:“盖至国朝,而布衣处士以书画显名者不绝。盖由富贵者,薄文翰为不急之务,溺情仕进,不复留心,故令山林之士得擅其美,是亦可以观世变也。”明代山人之能画者,仅就《明画录》所收,就有盛时泰、陈鹤、沈仕、何白、莫云卿、陈继儒、高濂、陈淳、徐霖、徐渭、童佩、周天球、宋登春、黄之璧等十多人。绘画、书法之外,如陈继儒、李渔等人的养生理论。李渔的《闲情偶寄》谈戏曲,说美食,讲园林,竟可谓之一部休闲文化的大观,不仅是江南文化的杰作,对于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都是一份弥足珍贵的遗产。

对于这样一个曾经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特殊群落,不仅其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其对于中国文化所作出的贡献,我们也同样没有理由轻忽。

上篇 徘徊在城市山林之间

自标山人，却不愿如山林樵子伐木丁丁老死山中，也不愿意放弃他们俗世间的享乐与人生的快意，于是，他们频频出没，穿梭在都市与山林草野之间，纵游着天下的山水名胜，享受着青山绿水的赏心怡情，进出达官显贵门下，靠打秋风获取钱财的馈赠，隐人迹之山市，食人间之烟火。他们歌唱自然，吐露心中之声；又谄颂权贵，唱言不由衷之音。身为布衣，偏喜结交权势；独立于仕途之外，偏好相与仕途中人。不事生产，一样地吃喝玩乐，活得有滋有味——这就是明清山人诗人，一个曾经在中国文化史上存在过的、特殊的知识群落。